



官板

四書輯釋

論上六至下

七

12-10  
1.000  
7





論語卷第十六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胡氏曰疑為齊論

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

以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

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為篇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趙氏曰春秋傳云顓臾風姓也實司大

南武陽縣之東北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

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

扶又之衛也 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

自楚反乎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

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

明治月年

井墨元純藏書



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必是通證左傳定公十二年仲  
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悝之難通證由為季氏宰將墮三  
都雉之城使仲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  
百師伐我孫仲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左師守二子從  
公禦諸竟讀作境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  
許于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冉求帥左師從  
不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與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  
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  
君用之不終卒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  
子自陳遷于蔡冉而可曰必召冉求於齊戰於郎克之康子曰  
於孔子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

冉求為去聲季氏聚斂去聲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  
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

東蒙山名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

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供氏曰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  
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顓臾  
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  
語錄問從孟子地方百里之說則魯地安有七百里曰七百  
里是禮記說每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容得附庸所謂錫  
止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  
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通證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  
軍季孫孫左師孟氏孫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初  
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  
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婦公孟氏取其半焉  
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  
各一皆盡征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  
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  
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去聲不易之  
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輔氏曰不可伐  
不必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或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

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饒氏曰冉有真與謀子路只是不能諫止危未至於顛故持之

使不至於顛顛則既踣須扶起之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押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押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趙氏曰兕似牛一角押檻也櫝置也言在押而逸

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

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語錄虎在山龜玉在他處不干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馮氏曰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夫子稱為具臣者以此

冉有曰今夫顛也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

憂扶音

憂扶音

固謂城郭完固費音秘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

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為季氏之邑而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

哉齊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顛史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深

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梅巖胡氏曰求以為夫子欲之吾一臣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切責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去聲安謂上下相安季氏

之欲取顛也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

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乞逆反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

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問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雖略而意則不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 不相當對何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文參差與上文 大抵爭多起於不均則彼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 和則雖寡亦不見地雖廣人民雖衆而無常傾覆生於不 爭則雖寡亦不見地雖廣人民雖衆而無常傾覆生於不 心苟安則和無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 而後能安則和無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 家者不患失上下之寡患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曰安無 而則民志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安定則不貧 和則民志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安定則不貧 馮氏曰夫子稱有國有家者正指魯與季氏言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雖略而意則不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 不相當對何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文參差與上文 大抵爭多起於不均則彼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 和則雖寡亦不見地雖廣人民雖衆而無常傾覆生於不 爭則雖寡亦不見地雖廣人民雖衆而無常傾覆生於不 心苟安則和無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 而後能安則和無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 家者不患失上下之寡患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曰安無 而則民志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安定則不貧 和則民志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安定則不貧 馮氏曰夫子稱有國有家者正指魯與季氏言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千楮也指垂尹反其戈戟也蕭牆屏音也  
鄭註云諸侯至屏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心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謹陽閔以叛

聲責之遠人謂顓臾鏡氏曰顓臾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  
侯之上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不特遠夷中庸柔遠人在懷諸

彘叛通證  
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去責之遠人謂顓臾鏡氏曰顓臾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  
侯之上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不特遠夷中庸柔遠人在懷諸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千楮也指垂尹反其戈戟也蕭牆屏音也  
鄭註云諸侯至屏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心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謹陽閔以叛

聲責之遠人謂顓臾鏡氏曰顓臾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  
侯之上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不特遠夷中庸柔遠人在懷諸

彘叛通證  
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去責之遠人謂顓臾鏡氏曰顓臾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  
侯之上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不特遠夷中庸柔遠人在懷諸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越伐魯而去上聲季氏通證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

以逐之三桓亦惠公之妾也故君臣多間隙也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

越如○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

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去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

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

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形於經傳去聲其以

夫子之言而止也與音余馮氏曰聖門紀錄問答多單辭

抑揚優游反覆所宜深味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

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二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通證禮王制變禮易樂

君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誅也有功德於陪

民者加地進律法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陪

臣家臣也於諸侯皆稱陪臣此謂家臣也

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

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則

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而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

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

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起禮樂亂則征伐之節亦為之下

移矣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

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

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

頓。吳氏曰十世五世三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稱蓋以

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變禮樂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竊其廉其口使不敢言也輔氏曰

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

於道猶有慊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有道之極

通論天下之勢止齋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



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  
襄昭定哀之春秋也先師曰此章自有道及於無道未又因  
無道而及於有道其欲維  
持各分挽今而返之古歎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扶夫音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通論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士毅按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為

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赤集註曰子赤本公羊傳也

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通論見前章集註下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

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

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陳氏曰魯雖無桓文之霸然征伐亦不無按春秋可見凡與兵非奉王命

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扶問定即安

意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

之也或問田桓三晉何以不失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言惠迪吉從逆凶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氣數所  
皆不過五胡六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如莽懿高歡揚  
子孫四胡五胡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  
之紹嬴以此論之常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  
公喪政四公矣以此亂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  
而有大者必失不宜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胡氏曰



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訂而不膠偏見集註言友之益所謂聞過則真有所聞所謂進於誠明則猶有待於進也蓋友諒與多聞便習熟也便辟謂未即至於誠明而誠明可由是而入耳便習熟也便辟書註以爲足恭是也習於威儀而不直故云習熟也便辟書註以爲足恭是也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鏡氏曰以三者爲相反終說得不自在自說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友則信實相示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日廣三者雖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却有利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語言可聽三者皆常情所狎悅而友之却有損幸三者爲勸又幸三者爲戒不○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蓋略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禮之制度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反故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饒氏曰此章損益亦未見三者相反看來節禮邊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驕樂是奢侈如峻宇雕牆之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吳氏曰驕樂以驕爲樂宴樂以宴爲樂宴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之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以是爲樂而荒淫耳○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聲可不謹哉蓋軒蔡氏曰三友損損益之發於中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二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胡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無君子而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



先對不以長少拘也。既及而未及，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而對，亦難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察則亦未嘗言也。汪氏曰：時然後言，斷盡此章可與言，否各有其時。未可發，不躁不隱，言是躁急而不遜，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發。言之時也，不察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謂之瞽，可也。通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二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馮氏曰：血稟於陰行，於脈之內而為榮氣，稟於陽行於脈之外而為衛。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年彌高，德彌邵，出揚雄法言邵。

亦高也。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於貪得。故惟色為可戒，蓋男女之欲，惟年少為最甚也。血氣既剛，則涉歷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日，惟其剛強有足恃者，故途遠憂戚，百集於得，為可戒也。○錢氏曰：血氣者，靈龜者，血之靈，心是靈，故於得為可戒也。○錢氏曰：血氣者，天地之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勇師曰：三戒皆隨時而就，人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勇師曰：三戒皆隨時而就，欲以志帥氣，則不為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志亦定向於理而已。

○孔子曰：君子有二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語錄：大人，不指有位有齒有德之大人。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是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惺然，何由知其可畏？終知得便，自不容不。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先師曰三

子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也故集註於上一節亦兩以

知欲畏天命者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其○尹氏曰三畏者

脩己之誠當然也汪氏曰尹氏此說所以別夫小人不務脩

身誠已則何畏之有張氏曰孟子謂說大人則貌之與斯言

不當為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

各有所指耳馮氏曰此以上五章皆三事皆規誨之辭誅

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耳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

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

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語錄生知者堯舜回也困者

李知者禹稷顏回也困者

李雖在二者之間然至則一者以其性之本善故尔困而不

李是自然暴自棄則為下愚矣又曰中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

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也

言不通之意四面都窒塞行不去則全是人非奮發轉來為窮而

此尚可以勉進於中上若又困而不學則打入下等去更無

可出時矣此聖人勉人務學處○通曰以生知為上等去則知

者為中困知者為下矣困而學猶可以品之進於上困而不學

為下而無復

上之望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形旬於

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

不苟語錄若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

不知所以思矣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思致所壅蔽有

為下而無復

上之望矣

李雖在二者之間然至則一者以其性之本善故尔困而不

李是自然暴自棄則為下愚矣又曰中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

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也

言不通之意四面都窒塞行不去則全是人非奮發轉來為窮而

此尚可以勉進於中上若又困而不學則打入下等去更無



為德邪所壅蔽若思明外壅是壅去其壅蔽。士毅按視外  
明而德邪所壅蔽若思明外壅是壅去其壅蔽。士毅按視外  
無所蔽言於聽之聰以無所壅言也。饒氏曰九者之目有  
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念得是就事上說一身  
之行間視聽與聽對色貌言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見  
事上說三得之中疑思問屬。○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語錄  
知念思難見得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問各專其一。語錄  
不是難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問各專其一。語錄  
之義曰然。通曰事思敬九思之一件問各專其一。語錄  
乎敬也。謝氏曰未至於從。反。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井  
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張氏曰九思當乎此  
攬而人欲所由過也。然欲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  
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未發之前而持  
紛擾而無力矣。先師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  
處而各致其思則與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  
但九者而已哉。馮氏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齊氏曰  
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  
彼為思而不學者言也。此為不思者而言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探吐  
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並去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  
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語聞其  
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義之所求之志也  
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  
而未見形向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云一作言先師曰  
惟伊尹太公可以  
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  
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  
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顏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之用則行  
壽則於行義達道未見夫顏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之用則行  
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節未達於用也後節好惡之事言  
此知至意誠之深方篤信自脩未達於用也後節好惡之事言  
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所求之志者則身脩而推以齊治平  
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駟也首陽山名胡氏曰在何東蒲阪縣

其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與平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

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馬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名不稱也

而名不稱也者千駟之馬校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

自同於流俗哉葉氏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為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行之所異故兼稱叔齊也

夫已論行之所異故兼稱叔齊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計故孝之者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發明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

性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憚故守固而莫

聞斯一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



子也

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得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為二也夫子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聞禮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如此教子亦不過如此言與此之聞詩聞禮平日教門人如此教子亦不過如此陶之所見也味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密亦可見濡染薰陶而不至大成就耳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

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張氏曰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其實之卑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蔡氏曰自用其名實之卑一至於與夫言自謙若未或人言無知也○陳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也○馮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必夫

春秋書小君是也○馮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必夫如此故記之

論語卷第十六

論語卷之十七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平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葉少蘊曰虎與南子異南子君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苦監反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語錄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朔也失時謂不



及事幾聲平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將之一字其辭活其  
嘗輕許之聖人之遠小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  
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  
不復反扶又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  
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輔氏曰觀懷寶失時之語有愛  
已耳其助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  
者欲其稱去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  
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去而亦無所詘與屈也言遜則  
聖人不能遜言而無所詘○語錄陽貨職亡此不足責孔子亦  
職亡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彼以職亡來我亦以職亡  
往一行來一往禮甚相稱但非謂孔子尚往來欲其相稱也  
往拜則墮子豈得效之非謂孔子尚往來欲其相稱也往拜則  
隨問而答小順人之計故推衡如此又曰不見正也往拜則  
無所術既深語皆譏警而夫子雍容應之曲盡其道貨終  
其縱橫折千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對而不辯者智也

四者一出於誠信也只此一事而德揚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  
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與伸道非知孔子者道揚子  
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  
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詘身將蓋道外無身  
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蓋道外無身  
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蓋道外無身  
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字如也語錄虎是惡人  
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可見孔子  
與他說話時只把一身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  
斷不能如此離身與道為二物矣此雄所以一栖於非賢之  
身以信道是通身與道為二物矣此雄所以一栖於非賢之  
中間而妙陽貨欲見孔子而遽見之非中也既有一動無非  
又非中之絕不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既有一動無非  
非中之絕不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既有一動無非  
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愈剛直不詘此其所  
以為時中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  
之所能移者輔氏曰二章相承○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  
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此程子  
才字與孟子言天之降才不同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  
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磨  
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語錄拒  
信只是說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為是知有這道理自割斷了  
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有懦弱意柔  
惡之所為也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  
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矣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  
如商紂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固非懵然昏聖人以其自  
愚往往為戾氣所蔽錮而不可與入於善耳語錄性相近是通善  
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語錄性相近是通善  
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  
定而不可易者復率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  
子說底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使  
為堯舜之類程子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

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  
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豈有終不可移之  
理。或問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  
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  
但言氣質之稟而其品第未及乎不肯移之辨也程子  
之言則以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  
也。饒氏曰善底性不肯移而為惡惡底性不肯移而為善  
肯不肯雖屬心其所以不肯移者才實為之也又曰性相近  
是說性上知下愚是說才善惡性也知愚才也性雖相近而  
所能移矣。吳氏曰下愚以質言自暴自棄以  
人事言質雖可移而自不移者暴棄之謂也。或曰此與上  
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是曉錄君子孝道立而人己欲達而達人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孝道不曉得那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孝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賦畝間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

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

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

復共又 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或問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馮氏曰古之孝者春誦夏弦蓋御琴瑟歌詠諷誦之

城以武名乃岩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冑之俗為弦歌之

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語也。饒氏曰弦歌如

何見得是孝道又弦歌是樂集註如何添禮字說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總教便兼詩書禮樂不應只

義上之  
教以弦歌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皆因時以為教春夏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春夏時也聞弦歌便知其以禮樂為教孝詩書禮樂即是孝道。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為重一以道樂為先皆見其知本。通曰所謂道者仁義禮樂而已以禮樂為教故上焉教此者知有撫下之仁下焉孝此者知有事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叛與畔同。馮氏曰公山氏弗擾名

一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備證見季氏篇首章集

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註家臣屢叛下。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

墮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

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

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

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扶夫音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謂東魯也古  
有用我者我則與周道於東方謂東魯也古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  
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  
不能改故也語錄諸家皆言不為東周集注却言與周道於  
此翻轉文字須寬看子細亦不過勸得聖人語言亦何必問  
果能而用之亦如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聖人語言亦何必問  
臣順而路更已而此如何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饒氏曰  
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夫子便告以正名蓋聖人無  
曾說荀就之德如獲用焉曰魯在周之東故云爾蓋聖人無  
小成荀就之德如獲用焉曰魯在周之東故云爾蓋聖人無  
制此即朱子所不取之說○通曰門人皆有不說於夫子者  
得已而卒不往者蓋有知也然非子路之疑則聖人之靜莫非適  
乎時中而子路未之知也然非子路之疑則聖人之靜莫非適  
得而知之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  
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  
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  
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曰語錄問敏字於求仁工夫以不切  
存而間斷多便是仁○任是堪倚靠是能為人擔當事也  
○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曰心主於五者則無非  
僻之理常得又言之德常存以五者無不使人○韓氏曰  
如答顏淵問仁而仁亦以歸仁無怨之效言也○韓氏曰  
心所具之理而仁亦以歸仁無怨之效言也○韓氏曰  
之實敏則仁之力惠則仁之發也○韓氏曰  
仁不外於是也然其行是五者則斷之時則亡矣是則仁  
適而不然矣後其行是五者則斷之時則亡矣是則仁  
道無不該乃萬善之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為  
子張所不足而問行而告以忠信疑其不足於恭愛欲生惡欲  
以無倦疑其不足於敏色取仁而行違疑其不足於信問政而告











率輕率妄動之意。○黃氏曰：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  
李以明其理，何哉？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  
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李以究其  
理之曲折，則見其一二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主  
於愛，偏則不分輕重，貴否而流於愚。智知人，所難知，偏則窮  
高極遠，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通，而流於賊。直而偏，則窮  
迫，切不寄而流於絞。勇則直徑，而亂剛則堅守，而○范氏曰  
強是皆得其大目，而不李有所蔽，以至於此也。  
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  
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輔氏曰：范氏就子  
子路好勇，且有何必讀書之說，其失正在於未能好學以明  
善也。剛勇直信，皆其氣稟之偏，故特告之。○陳用之曰：信直  
勇剛，子路之所好也。先之以仁，知使之  
知所好也。或曰：此子路初見夫子之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扶夫音  
小子，弟子也。○馮氏曰：何莫，云者謂弟  
子何爲而莫之學也。  
詩可以興，感發志意，起須是反覆讀，使詩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處，  
可以觀。

考見得失。黃氏曰：興，群怨皆指李詩者而言。觀則似指詩而  
可通下文。既有多識，爲此識彼，則此觀爲觀已之得失。四語  
皆一意也。先師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可以考見  
我之得失兼此二意，方爲盡。

可以群。

和而不流。○和以處衆，曰群。和而不流，故可以處衆矣。

可以怨。

然而不怒。○輔氏曰：當怨不怒，則失之疏。然而各當乎理，則又失之過。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如閔，唯言夫婦常棣，言二者舉重而言。

父子君臣人倫中之重者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

宜盡心也。○輔氏曰：論語之論，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爲善，不



辭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以處群居之常  
怨而不怒以處人情之變孝父忠君而人倫之大者無愧博  
物合聞而一物之小者不  
貴詩之為益不既多乎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與音汝

為猶學也馮氏曰為如高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

修身齊家之事韓氏曰二南見文王齊家之化於修身疑未

則修身之學固在其中矣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

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書周官曰不孝牆面孔子取譬本

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語錄問不孝牆面孔子取譬本

家已自都理會不步不可行語錄問不孝牆面孔子取譬本

言而復告之也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之矣

既以修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誠李詩先務也孔子過庭之傳

其子者豈有他說哉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將如幣之將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

樂發如英華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玉三帛禮文之重也鐘金聲鼓革聲樂器之大者也非玉

帛無以禮之非鐘鼓無以樂之然禮樂之本在玉帛鐘鼓

未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

鐘鼓以發之周未文滅其質但以玉帛鐘鼓為禮樂耳

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

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不正便是無序無

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

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

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胡氏曰程子欲人

不在李者記其語雜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姑借道且

雖言和則黃氏曰真所謂禮樂也序和二字尤親切又見禮為

事理者始有之序與和主事理而言也人心之敬與和則見於

而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李氏人心就事理上說人輔氏曰

李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李氏人心就事理上說人輔氏曰

李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李氏人心就事理上說人輔氏曰

李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李氏人心就事理上說人輔氏曰

李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李氏人心就事理上說人輔氏曰



禮樂之本雖細微之事凶惡之人一皆有不特玉帛鐘鼓  
之閒要之只是箇序與和底道理人能識得此箇禮樂則知  
天下無一物無禮樂隨處受用然其實不出序與和之二字  
馮氏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常用也乎哉疑而反之序與和  
樂之所云者止云玉帛鐘鼓而已哉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  
天地之和禮樂廢壞皆借竊其文而不序鐘鼓有聲音所以  
和是時禮樂廢壞皆借竊其文而不序鐘鼓有聲音所以發其  
夫借諸侯則無序矣征伐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夫  
有為而言亦必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審反與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窬踰牆言其無實  
盜名而常畏人知也黃氏曰穿窬內懷為盜之實而外飾非  
外為嚴厲以前篇以欺人者為色厲也莊子曰色不示莊厲而內實於外  
者皆如穿窬之入曰日間頭顯處色莊是也外示莊厲而內實於外  
譬如穿窬之入曰日間頭顯處色莊是也外示莊厲而內實於外  
人為盜。王氏曰泰卦此有為之與曰平人無異而夜間出時則  
外剛為小人之易泰卦此有為之與曰平人無異而夜間出時則  
也者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  
正論篇上端誠則下知謹愿而純慤在上者鄉原鄉人之愿者也  
能端華誠實則下知謹愿而純慤在上者鄉原鄉人之愿者也

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黃氏曰

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也  
俗也然則鄉者亦鄙俗之類故其非錯謬而稱之加以為愿也  
以見其鄙俗非公論之所在故是非錯謬而稱之加以為愿也

反之詳見反形向孟子末篇最易非不足以惑人故夫子以為德之賊

乎。黃氏曰德者務合乎理者也鄉原非理使人之為善者莫知乎  
理之正是不欲為廉潔以異俗反為鄉原所害也如廉潔之正也  
使不入視之以害夫廉潔以異俗反為鄉原所害也如廉潔之正也  
以不流惡之也。夫廉潔以異俗反為鄉原所害也如廉潔之正也  
好同流合汙是妻媚小人之鄉原也。夫廉潔以異俗反為鄉原所害也  
之人道也。言盜盜猶畏人之知此章言賊則肆行無忌矣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已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如

前言往行去聲以畜勅六反其德此易大畜卦大畜傳正與易之

道聽塗說則棄之矣張氏曰聞善者存而歸之則其德蓄

哉胡氏曰德之棄與上章德而不進故云相類彼以似德而

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敢進故云相類彼以似德而

曰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蓄諸已故曰棄先

德者其德棄矣○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曰患謂得富貴權利○胡氏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祖亮癰神紙反以痔直理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

患失而已通曰吮癰痔是柔惡弑父與君是剛惡故

莊子列御寇篇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齋潰瘞者得車一

乘癰瘞皆疽之屬也瘞疽和反瘞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帝常病癰瘞鄧通常為上敷山角反吮之入不察從容問曰大

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錯而疾上使太子

錯通嘗為上錯與太子同○胡氏曰許昌斬居觀裁之有言

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

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張氏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篡弑之心惟患失也

然能推見君之原也○胡氏曰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

名則為之不得為則志於富貴即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

功名為重則富貴為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無所志也○故得

失之患其害至此○馮氏曰孟子曰富貴之外無所志也○故得

所見盜陋一日得志也哉○齊氏曰古之君子未得大用之則求

國豈容一日得志也哉○齊氏曰古之君子未得大用之則求



性分之所固有既得之則安於職分之所當然舜木居鹿遊  
若將終身則得不足以動其心牛羊倉廩若固有之則亦何  
失之慮孝者以孔子之言觀鄙夫之知彼以  
孟子之言觀聖人之如此亦可以知所鑒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陳用之曰人之疾偏倚則疾性之有疾也昔所謂疾今亦亡通無之傷俗之益偷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禮義為矜者持守太嚴矜非矜誇細行之矜廉謂稜角峭與峭厲忿戾則至於

爭矣爭矜而忿戾小人也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氏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語錄廉是側邊廉隅這只是那分處

如物之則稜兩下分去。問智則能許愚者無智巧何故能詐曰如狂而不直伺而不愿之類。饒氏曰語中說古今處皆是嘆今之不如古狂肆矜廉愚直是氣質之偏所謂疾也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是習俗所染乃習與性成而為惡不止於疾矣。通曰氣稟之性適乎中則無疾凡過與不及皆疾也狂者知之過矜者行之過愚者不能知而徑行不及者也故古者皆以為疾先師曰古之疾已足氣質之偏今併與古之疾而無之蓋已流於私欲之偽去古益遠而復乎善益難矣夫子所以傷之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平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色朱南方赤之正色合赤雅正也利口捷給

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



矣語錄紫近黑色過了那朱既為紫便變做朱不得便是  
家力了朱雅紫近黑色過了那朱既為紫便變做朱不得便是  
不可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傾覆之慮豈  
相乘之祭而正當於邪疑似之間每惡其難亂而致詳焉  
此亦贊天地之正當於邪疑似之間每惡其難亂而致詳焉  
悅聖人之目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間色亂正色  
故聖人之目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間色亂正色  
服直以紫為上後世果卒為二者所勝古人交衣朱裳今之朝  
哇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况於聽言之樂莫非鄭衛注  
利口者所感邪通曰前篇以佞人對鄭聲言之際安得不為  
對鄭聲言集註釋使字曰辨篇以佞人對鄭聲言之際安得不為  
為尤甚於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汪氏曰辨朱  
覆邦家則當辨之以免耳目者能之猶未為其難推利口之  
自正其心辨之豈不難哉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  
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  
之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

子曰子欲無言

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句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

見如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

而顯哉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也四時行是天理之

妙道言其體精義言其用夫初而後之理則併其終也  
則天人一貫而天即已即天矣此所以謂聖人不及已之事  
師曰輔氏即集註天理發見雖是上句實非發見之理也  
百物生流行為四時行下句雖是上句實非發見之理也  
分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為道  
道形而上者也無形之謂道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為道  
見於有形者也四時之氣流行而為春暖夏熱秋涼冬寒非  
發見而何若以四時行百物生而後言四時行之理哉  
正性命豈有先言百物生而後言四時行之理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通鑑記雜記恤由之喪魯哀

於禮士喪禮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

非疾以警教之也輔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儻非有故未

辭之以此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愛人之心則終無已也夫程子

曰此孟子所謂不啻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胡氏曰聖人無

雖庸人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絕之由是不啻之教誨也鄭

氏曰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

矣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暮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二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自

樂之本變矣宰我慮其崩壞而急之於玉帛鐘鼓之間則亦不知務甚矣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

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音昨之火冬取槐檀之

火亦一年而周也通鑑周禮夏官司燹古煥反掌行火之政

變猶易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柞

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夏出火民咸從之

季秋內火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

止也語錄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

故春取其時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其時之桑柘黃柞櫟白槐檀黑

如金有五金之類古人作事性則順天時况水火乃天地間

妙用尤不可不順其性水失其性則為火火失其性則為水

也故周禮司燹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化育之一事

何得陰陽和萬物育輔氏曰時物固皆變矣吾尹氏曰短

心哀坦之實自有不能已者則不可因彼而變也

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



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上焉爾輔氏曰尹氏說固忠厚然宰而口不相副者則為無隱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音粥履衰音衰既葬疏音疏水飲受以成

布語錄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八十縷為一升古

成布為未期基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音練緣音緣不除無食稻衣錦

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

此而宰我不察也音察

粥朝一溢米二十兩為一溢以爲粥莫音暮一溢水齊衰之

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醢醬可以食菜果矣

小功總麻不飲醢酒可以食醢醬矣父母之喪既殯卒哭疏

食水飲菜果又期而大祥再期而服編謂之大祥食醢醬中

月而禫大感反禫而飲醢酒醢酒味薄故得飲之始飲酒者

先飲醢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音美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

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四不字皆是發而再言女安

則爲之以深責之馮氏曰夫子之門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

聲或不成聲一則曰先王之制禮不敢過也一則曰先王之制禮

不敢不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宰我與二子相與久矣豈

不習聞其繁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夫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

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

而夫子宰行之後滕世子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則

况斯世乎獨行於孔子孟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甚至以日易

三年之喪聽於冢宰三年不言之制而三年之喪乞今行之天

下者宰我問之力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他章其  
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不安於食稻衣  
則不忍之心仁也安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  
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喪之問  
又以食稻衣錦為安是始已失其本心矣今夫君子拳拳之  
意猶冀其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本心即愛親之仁心○  
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  
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  
其親也通證記三年問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  
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  
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故而後能起  
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  
以跂而及之耳語錄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  
也馮氏曰宰我之所惜者禮樂也夫子之所以責者仁也  
仁人心而愛之理也孩提之童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故仁  
之實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能  
行礼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嘗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

我樊遲之失皆於其既出而言之使之有聞焉而改其長善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

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語錄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

書總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此非啓博奕之端乃假此以甚彼之辭○饒氏曰心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

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去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

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或問此章言君子

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耳○張氏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為勇固在其中矣○韓氏



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味子路之言有自負其勇之意而疑聖門或不以勇為尚也若後來進德高必不復以問此為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君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

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

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語錄勇

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焉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

訐以為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訐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音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張氏

曰子貢所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直者○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

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

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鄭氏曰子貢雖方人亦不

之問同時故問答雖切子貢方人之病而亦有諷子路之勇者稱惡記上警子貢也徼訐子貢自警也至於勇而果敢則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子貢有焉。通曰聖賢之所惡若有不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或問何以知其為僕隸下人曰若

嚴怨亦非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泄之慈以畜許六之則無二

者之患矣莊輔氏曰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

慈其不近不遠之中道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去声而言不知其為誰也張氏曰此  
十無聞者有惡不可惡又下於無善可聞也。吳氏曰終止也其終也。已哀其不復有進也。馮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怠少能精進。故古人之血氣四十而得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斷也。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為有為之言。無聞之類。蓋至是血氣盛極矣。將衰之年。不可於此無成。則亦已矣。後生不可不痛自警省也。

論語卷之十七

論語卷之十八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伯叔微

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

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通證史記宋世家微子者

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

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數曰彼為象箸

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

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

有過而不及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

人心中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

臣三諫不聽則其器造軍門於去矣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去矣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孔子曰殷有二仁焉



三人之行聲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葛之意故不拂乎  
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揚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  
心故同謂之仁語錄問微子之去誠惻怛處不知其子之死欲  
但何以見然曰箕子比干皆死於紂地若更死於紂則無益於紂矣  
殺諫臣之名他處此下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向諫死又却  
索性箕子在中特說上落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向諫死又却  
其明也內難而能正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則定也  
或問所按殷紂微子帝乙去乃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  
為紂所囚蓋微子帝乙去乃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  
又決知約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  
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  
悔箕子見比干之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去以累其君  
上也故伴狂為奴而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去以累其君  
或以爲箕子天界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仁之所爲易地皆然  
當理故得其心之用無私而不失此所以全無私心之德而謂  
此史事三子之難易與夫後此言張庭堅曰死者史所書者事之實  
懼去就死生不在於一身而要在於天下國家也馬氏曰三

人者不特爲國大臣又有親屬之愛存焉使爲大臣而巳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惟其有親屬之愛存焉使爲大臣而巳  
故或死或去或囚或止惟其有親屬之愛存焉使爲大臣而巳  
言之以仁也心之德專言之仁也不謂之仁也  
有以全其心之德專言之仁也不謂之仁也  
孔子當箕子未死時微子已去矣王去志書曰我其發  
出我乃顛倒則微子去矣王去志書曰我其發  
死雖未之知孰先孰後竊意箕子在先無疑其去也王去志書曰我其發  
行雖如之而已及於死而後爲之則忿嫉已甚故竟殺之王去志書曰我其發  
又曰之集註於伯夷叔齊後仁與此不同疑史記殷紂以論語爲正  
即字之安於此則云不拂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大德必得其名至  
死之兄箕子比干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死或則  
武王之意故曰不拂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大德必得其名至  
也一有通曰誠而爲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弗出於至誠矣  
誠者仁之所存也惻怛者仁之發也惻怛者仁之發也  
不者似生來三子之仁者不之發也惻怛者仁之發也  
去者似死來三子之仁者不之發也惻怛者仁之發也  
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拂乎愛



之理即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去三

聲焉於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引孟子論柳下○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反丁亂之言而亡之矣或問三黜之後雖不廢去

子列之逸民之目。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事其於獄必惡直者天下皆是。何去哉。以徇之。所以三黜也。然於彼必為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歷聘侯國。何嘗以天下為無可往。此為之人。但惠辭氣雍容。不迫。而不在道之意。自天為無可往。此宰之。下官小可知。胡氏嘗云。蚺龍。舜靈。丘而請。士師。士師在邑。不刑罰。不中而然。黃氏曰。列二章於篇首。以見聖人之出處也。先師

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始守道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雖見其和而不能和。而道則不失其介。可謂和而不流。強哉矯者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於孔子行

○曾二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形向世家

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曰不可軌法索隱曰滑謂亂也言儒者滑稽而不為法度也。若自順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間。當公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也。後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遂行。反乎魯。然此言必非面語。音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







仁賢謂柳下惠及下章逸民之類夫子於齊魯非不欲仕亦未嘗必於仕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反形無道則隱

義蓋麟鳳皆不是則生亂則不生即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生鶴馬生龍駒之類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

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

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無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孝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上聲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

聞而辟之也

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余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吳氏曰

楚故沮溺文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

之也知津言數音朔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

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

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擾而不輟徒與

平聲滔吐刀反

辟去聲擾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  
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擾覆救種也種上聲也按注  
布種後以覆摩田使亦不告以津勉張氏曰謂當世道易  
已所為言其徒勞耳饒氏曰言桀溺以趨於不善今雖欲易  
之無可與為善之人也輔氏曰桀溺以趨於不善今雖欲易  
故絕人逃世以為潔而自謂其能避世者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

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去聲則我無用變易

之正為去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沮溺以賢人自守之

以知聖人不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

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語錄

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且未洽常怵地戚憂愁無

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通曰聖  
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  
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  
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  
忍過聖人之為仁沮溺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蓀徒弔反  
植音直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通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栾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偃  
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也生十四年矣周子  
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  
殊形易別故以為痴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痴責其不事  
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上聲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



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賢音嗣見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扶又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君御而子路益恭輔氏曰此亦子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

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備於五者此所謂潔身而亂大倫只是說廢君臣之大倫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亂倫

沮弱丈人之儔過乎中庸者也忘義徇福州有國初時寫本

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朱子嘗為福之同安簿意必自見此寫本也語錄問集注云仕所以行義未云亦非忘義以徇祿是兩意曰只是此義意繼說仕方便是總去就無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是此義欲得君行道則非靈公問陳遂行景公不能而用又桓子受女樂又行無義也則有不可問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則有不可問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則道固不患於不道之不與義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於仕也由此觀之與義之未嘗不相離亦可見矣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有見聖人出仕之見聖人相離亦可見矣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只一般道指全體之言義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則道如朋友信總言皆道也聖人之道行於天下則人人親君臣義如何分曰只是君臣有義雖一件而已然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

不與鳥獸同群則決性命之情以饜音富貴富貴饜氏曰為是作

要做那高尚底事所以於下流而不可止也為高者絕物忘世為通者



患得患失二者皆非中道決如决水壞了隄防便走了水性  
原於命發為情皆天理發見出來者所以謂之性命之情若  
心貪弱於富貴必壞了性所發為四端通證莊子駢拇篇不  
之情如决去水之隄防如何留得水住通證仁之人决性命  
發壞也貪財曰饕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  
聖人不廢君臣之義以亂倫而必以其正而徇義所以或出  
或處上聲而終不離去聲於道也道即中庸之道。黃氏曰列接  
明也然則三章讀之見此四子嘗惘然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後以  
處也然則三章讀之見此四子嘗惘然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後以  
為無病然則三章讀之見此四子嘗惘然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後以  
使人起敬起慕彼於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聖人其清風高節猶  
之貪利祿而不知止於聖人猶有所不見其為聖人其清風高節猶  
特立者歟以子路之行而拱立丈人之側豈非當世之賢而  
其真可敬故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者利之徒求以  
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者利之徒求以  
自便其私亦借曰通釋此段發集註見其不可不仕多見其不  
知量也。饒氏曰避世為高是其次第但孔子發四子皆賢人他  
纔見世亂便以此避世為高是其次第但孔子發四子皆賢人他  
此世若人便以此避世為高是其次第但孔子發四子皆賢人他  
齋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不得行其義勉  
通曰接輿沮弱丈人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狂  
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末謂夫子於此幸而得在聖人陶  
之意在陳之歎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幸而得在聖人陶

治之中楚之狂者又何不幸而  
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太伯同竄荆蠻者夷  
逸朱張不見形同反經傳去聲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

張氏曰不降志不辱身清之至故。先師曰非其  
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  
中去聲

柳下惠事見上李氏曰惠不辭小官降  
志也不羞汙君辱身也倫義理之次第也慮

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

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居隘替悲哀三年憂通證下孔子

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  
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不知禮也則行之中  
慮亦可見矣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



行當人之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為中。我之  
思慮者。誤矣。饒氏曰。降志辱身。所以卑汙。但其言中。倫行  
中。慮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所以取者。如  
而已矣。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便不好了。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反。以為飾。曰。左傳。襄公七年。子貢

禮。仲雍。為飾。云云。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

道之權。張氏曰。言放而不拘。異乎中。倫者矣。然其持身。亦合

以合於推為可取也。輔氏曰。仲雍。退處。自示其不可用。所以

合乎道之權。放言。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故言

自廢。固宜有之。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夫子之

夷齊之心。則未嘗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致堂

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  
析以求其義。設有不可。焉絕出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  
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可。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  
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而無不  
可。則非固也。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  
之實。未易固也。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  
語者。如此。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謝氏曰。  
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不可矣。○謝氏曰。  
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  
高與。遯世離群。出易乾文言。○饒氏曰。夷齊。遯世離群。與沮溺  
臣之倫。厚矣。此便見他。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  
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  
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  
謂之逸民。外謂出。乎禮法之外者。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  
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



也常適其可如李記當其可之謂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

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丁亂之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上聲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二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其晚反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通證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日

食時也肴勸也干繚缺皆名也或問白虎通曰王者平日食

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齊氏

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階

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舊以見

異各有樂師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

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

也通證史記世家孔子曰立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

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立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

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立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

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

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

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

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

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饒氏曰賢者

是衰世之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任想是時專尚淫哇之

樂正樂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先師曰魯未樂崩賢人而



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亦見夫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用矣奔送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定禮祭以示來世而乃廢絕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及其實也夫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絀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

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聲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

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饒氏曰前章逾河蹈海是魯未也

也如此忠厚末後却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歎○通曰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使此意

無盡則大師以下何為而去哉門人紀述相次固有意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

瓜駟鳥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

不可考矣謂乳音孺說文二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胡氏曰

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各故意其四乳也○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固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

○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隱避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傷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

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權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聲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所謂不能離人以為高所不



論語卷之十八

論語卷之十九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所記五人

子夏十一一章子游二一章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

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輔氏

悟篤實皆以資質言一子資質次於顏曾顏曾李力有

非二子所能及者顏之穎悟知之固徹行之又至曾之

篤實行之固至知之又徹子貢則穎悟於知而凡二十

不足於行子夏則篤實於行而不足於知焉

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

矣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

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語錄致命猶送

為我之有黃氏曰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

似失之太快而不類聖人之言集註以為庶乎其可則固惡



其言之太快矣。真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先師曰：見危致命者，如變而決之於一也。思義敬哀者，如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日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庶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  
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語錄：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信其太廣，後隨人走，作反通故須著並說。弘篤猶言弘毅相以。有此一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或問：弘之為寬廣，以人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所以執德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信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人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所以信道者，孰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二言，為李之道，信非褊心，狹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饒氏曰：執德弘者，器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既不能弘，信道又不能篤，這般人雖有一箇

亦不足以為當世重無之亦不足為當世輕如此說方透。馮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知子張之孝異於前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去聲學者不可不察。或問：初，季大畧當如子夏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張氏曰：拒之，亦其微過甚耳。曰：我之大賢，何所不容？若以成德自居者，此亦其堂堂之氣象。故齊氏曰：商也不容，若以成德自居者，章見之損友，雖孔子不能不遠。曰：拒則措辭太迫，大故亦周公之所棄也。曰：何所不容，則幾於無別。通曰：子張容字於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當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註之言，則盡乎交之道矣。







心也心存於內則為仁馳於外則非仁矣惟孝之博而志之  
篤問之切而思之近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中  
者自熟矣夫仁者未及乎熟之力行而仁自在其中也○程子  
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  
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通曰徹上徹下集註兩述程  
徹下初無二語此則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彼所言者  
未及言仁是徹下言粹面盡背篤恭而天下平是徹上此章  
師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子謂從事於此則  
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矣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  
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輔氏曰必先盡乎  
約而守之不然則寡聞諉見將何以識其約必先立其志則  
自然住不得須着去力行不然則若亡何能見於行所  
謂切與近只須着去力行不然則若亡何能見於行所  
是在己之事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語錄以類而推  
便推類去仁民便推類去愛物如這一件事只管恁地挨將去  
了又因這件難事推去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管恁地挨將去  
跳易不見這難事推去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管恁地挨將去  
跳到第三級幸步闊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蘇氏曰博  
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饒氏曰志

面字字說切問亦須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的方不流於  
虛遠以類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則泛問而不着  
自是一類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則泛問而不着  
己如何可至於仁而志不篤問不切思不篤問之切思之近也  
博固失之狹隘志不篤問不切思不篤問之切思之近也  
耳博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語錄致者極其所至也工不居肆則遷於  
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此重在居  
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  
學可不知所務哉此重在成道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語錄  
居肆方能做事此重成道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  
能成其事如閑坐打問過日底方可以致其道然居肆亦有不  
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須後說云居肆亦有不致其道然居肆亦有不  
務致其道而廢之類故須後說云居肆亦有不致其道然居肆亦有不  
目之所接者必二心說相須而後為義始備通曰工必居肆則耳  
子之居於李也亦然集註之所為者須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  
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先師曰  
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先師曰



前說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  
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李者尤切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黃氏曰：有過也，憚改而文以為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重去聲。通曰：此章當與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過也，卒改而為善，小人知之，非惟恐人知之，不惟欺人，徒以自欺而為惡也。卒。

厲。○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黃氏曰：儼者，手恭而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饒氏曰：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問厲只當訓嚴而云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曰嚴恐人認做猛烈，確者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

切。先師曰：儼然而溫，剛中有柔也。溫而厲，柔中有剛也。剛柔不偏，陰陽合德，惟夫子有之。人見其然，以為三變，聖人自然於變哉。  
**通鑑** 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皆當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已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安有以為厲謗者乎？張氏曰：信在使民諫君以誠意孚又安有以為厲謗者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語錄子夏之言謂大節既足，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



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也。胡氏曰書以  
細行對大德而言細行即小德大節小節蓋以其所與有大  
小也。父子君臣等之德所在也。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  
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道其大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  
可也。若立心自處。但曰謹其大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  
其大者失之矣。輔氏曰道無空缺。亦無斷時。將併  
空缺間斷便是欠了。是以前君子之孝戰戰兢兢無時無  
不。然豈有大小之分。其所以不及曾子欬。次於曾子而  
出入可也。之論此其所以不及曾子欬。次於曾子而  
細行終累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律之。此章之言  
信不能無弊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  
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之。言本末者如此。

然小孝大孝時節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  
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

者其惟聖人乎。別彼列反。馮氏曰區丘域也。別分也。古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馮氏曰區丘域也。別分也。古

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此二句補足

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

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上而語御之。此三句又補

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扶音御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

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而語錄非以洒掃應對為先

後而倦焉。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惟

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第之可言。耳。須知其教

不可闕。其教不可紊也。問有始有卒。曰此不是一致。是以其教

是自然。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孝者則須上達不

也。○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

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或問理無大小







通一曰孝者之病有二謂宋不當理會只當理會  
也朱子謂孝者之本認程子之意而本貫有是說  
二也字却謂孝者之病認程子之意而本貫有是說  
大小而謂事有不合當理會矣便在此者貫有是說  
不事而謂事有不合當理會矣便在此者貫有是說  
洒掃應對只理會粗底義又不可與他事會大貫有是說  
對非道底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也黃氏曰來者道  
首非道底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也黃氏曰來者道  
以言見理無是大全小體以見道無大小也黃氏曰  
其人編次之意至精而無大小也黃氏曰來者道  
本却教以誠對至精而無大小也黃氏曰來者道  
則未底自然中節教無二言而小者當教以誠對  
兩截而無貫通之教無二言而小者當教以誠對  
對以維持其理雖大至窮理而窮至極處亦無二言  
年以長識既開之窮理而窮至極處亦無二言  
不離乎洒掃應對之中也精義入神論之地未日之  
不離乎洒掃應對之中也精義入神論之地未日之

之止心誠意為本程子以理之所以然為本朱子以  
之意而推之意為本程子以理之所以然為本朱子以  
應對以維持其心然程子至微之事慎獨君子只在  
章方有慎獨工夫然程子至微之事慎獨君子只在  
慮之微說小獨氏此語切恐有誤後者不可不辨  
便是不能處說獨氏此語切恐有誤後者不可不辨  
日誠人此與程子此語不相妨非以解程語也  
以誠人此與程子此語不相妨非以解程語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行有餘力餘力猶言暇日也仕與學理同而  
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盡仕者  
盡事之餘力則益及於孝者先於仕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  
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語錄金去魯之曰仕優不  
是也孝優不仕相因而各有所指或為子夏之言似為時而  
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為子夏之言似為時而  
孝而反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  
今云各有所指甚佳○帶下來說○先師曰孝以明其理者  
此語下句是因其上佳○帶下來說○先師曰孝以明其理者







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但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之禮發也。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去聲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語錄人固有有用父之臣者然猶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似此甚多。或問鄧元亞曰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通曰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饒氏以為曾子尊其所謂難也。尹和靖作論語解所謂愚聞之師曰亦如此愚謂朱子得於亦然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

散父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或問生業不厚教化不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悉非反不可一置其身



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馮氏曰紂名辛世定謚謂殘義損善曰紂。張氏曰紂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是以若此其極書於受為通逃主飛廉惡來之徒皆集不善之積日累月成以至貫盈豈不猶川澤居下而衆水歸之乎。饒氏曰累月貢朱子以為紂分陳其意在下兩句。先師曰天下之惡朱子以為惡名張氏以為惡人讀者宜辨之。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

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更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也。先師曰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人見速改過故無過而入仰如日月雖或不免於食而明還何損於明若小人則諱過而掩匿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過而愈暗愈甚矣。豈有日月明白瑩徹之氣象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語錄文武之道只指先章而已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大者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不零碎條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亦何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老聃其弘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

只指衆人而言不從孝此論夫子之先師曰焉。饒氏曰不賢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無往不孝惟善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集列聖之大成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語錄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

事務欲動得人孔子自謂達不如賜。少蘊葉氏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拒吳之強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



窺見室家之好

語錄古人宮外只  
是牆無今人廊屋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二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饒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  
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李者須  
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先師曰賢人之道早淺易見聖人  
之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要之觀乎賢人  
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為子貢則亦必略知孔  
子之所以為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立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

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  
物未嘗不欲物物而生之也彼  
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  
未嘗有絕人之心彼毀謗者自絕於聖人耳多與祗同適

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扶問量也  
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  
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  
量州仇不自知其庸愚之分量宜其不足以致聖人之分量  
也孔子之道如日月行天萬古常明雖有州仇之毀何損於  
明子貢以何傷日月曉譬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警之之  
矣深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吐雷  
反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  
聲

責子禽不謹言

黃氏曰一言善為知一言不善為  
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孟子曰

之謂聖由善信美而至於大乃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為

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

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音變時雍。書堯典曰協和萬邦

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

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

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

影響。禮記土鼓。黃桴。音浮。左傳成公二年。右援枹而鼓。枹。鼓槌也。

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

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語錄問立之謂植其生曰五畝之時

便是問動謂鼓舞之曰勞之來之。又從而振德之。田勿奪其時。

以治惟動不應。後志皆善。改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

謂道之厚。纜微出便自恣。地。○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

皆天下之感。動之速。榮謂賴之。以生。故以爲榮。幸哀謂失其斯和。

依故爲之。哀感或曰。子貢知足以生。故以爲榮。幸哀謂失其斯和。

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人今乃不言其德。而見

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博厚。則其感於

哉。先師曰。此章前言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博厚。則其感於

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時。故其德之化。雖妙於不可見。而

用真者。與天地同流。不見於天下。使得時。則其德之化。雖妙於不可見。而



乃始極口稱之而夫子之得邦家亦見其神化之妙也。通  
曰此章集註當與首篇子禽問於子貢通看前謂聖人過  
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  
同流然則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子貢於是始知之矣前引謝  
氏曰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之矣今引  
氏曰觀子貢亦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然則  
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聖人今則可謂真知聖人矣讀集註  
者當看其前後相應處便可見晚年進德之私其子禽之問  
三始則疑夫後相聞政次疑夫今則進德之私其子禽之問  
於夫則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私其子禽之問賢  
之以數仞所見之牆次則喻之以日月今則喻之以天不可階  
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若以爲皆孔子弟子之心倍於父母  
何霄壤之邈如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  
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

論語卷之十九

論語卷之二十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次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時戰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  
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或問帝王相承其  
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  
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姓名見於圖錄而爲言  
也聖賢言中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  
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  
允執其中蓋以道時行者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爲是而  
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爲是而  
守之哉。集義伊川曰允執其中不待人安排安得識得則事  
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中不待人安排安得識得則事  
矣。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  
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便要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



柄相以如擇乎中庸而不能暮月守方是守便易得死殺了  
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中不死殺。士毅按執云者非執一  
定之理蓋於事物上酌其中而執以用之  
中庸謂舜用其中即用其所執之中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形旬於虞書大禹謨比

此加詳通曰天下之大運之在心此心之用稍有過不及即

命之際天祿方於此乎始也而即以未終言之為戒深矣授  
先師曰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  
以保天祿之本也四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  
祿之永終也舜之授禹謹述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辭加詳而  
理益明意益盡耳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一字但辭加詳而  
之於此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孰從而知之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  
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  
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通鑑

記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大事謂喪事戎事  
乘驪戎兵也馬黑色白驪性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  
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翰白色馬也周人簡閱也言桀有罪  
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車乘騂牲用騂

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  
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  
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  
諸侯之辭也語錄簡閱也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點檢數過  
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饒  
氏曰湯述其告天  
之辭以告諸侯

周有大來曷善人是富資來  
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資予也予通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  
與

反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以錫  
予善人通鑑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蓋本於此饒氏曰紂  
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  
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予又  
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  
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容以泛然錫賚施之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西漢曲阜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

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

既獲仁人祇承上帝蓋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為用也予小子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去聲鍾直垂也量去聲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

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通鑑禮記武王克殷反

黃帝之後於前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饒氏曰周有大賚以下夫子零

碎收拾或舉其辭或述其事湊

成武王  
段事實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通曰帝王之

中字堯舜以禪讓為中湯武以征伐為中汎言之則曰寬曰

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先師曰寬者柔之中敏者

剛之中信者中之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

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

誓師之意與夫音扶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

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

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黃氏曰論語末篇歷叙堯舜

以執中得其要矣其下泛及賞善罰惡責已恕人大綱小紀

本數未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粗凡事之合天理

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乎饒氏曰通論此

章堯舜禹是說相傳之理湯是說他心事武王又是兼政事

而言三說固無不同然聖相承只是中文字前而論理處

是中道流傳之原下而亦無一不是執中之實通曰前篇

之末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其用必如此此篇之首則述叙自



古帝王之用固如此以見聖孝之所傳者無非有体有用之  
李而凡論語二十篇之大旨皆不外此也孟子篇終即此意  
但孟子聞知見不知者知其道也是從知上說此則從  
行道上說行無不本於知知即所以行固無異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辨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  
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  
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  
猛乎費芳味反○按韻書辨字上声者註云蔽也去声  
丙侯致或問謝氏曰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人而  
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  
生使民不飢不寒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堪則不免於怨  
擇可勞而勞之以佚道使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

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又何怨之有。胡氏曰在人上  
者人欲為多不能窒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  
則求諸已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  
之謂近於驕然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眾寡大小而二其  
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  
臨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  
威而不猛施於人者已欲不貪泰不驕威而不猛存於己者  
勞而不怨施於人者已欲不貪泰不驕威而不猛存於己者  
備矣然欲仁其本欤云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  
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

司出去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倉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  
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  
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  
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  
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刑吾官忍弗能予通作卒以



取敗亦其驗也。語錄之均之也。如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疑不決。若當賞便用。此般字。此各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勸憲宗。速賞魏博。是將士遲疑。若待間。來請而後。便誤事。機如李歸。上矣。正是。此賞。若博。是將士遲疑。若待間。來請而後。便誤事。機如李本。職曰。暴然。人君。為政。若博。是將士遲疑。若待間。來請而後。便誤事。機如李陳。立。限。輸。納。及。禁。止。相。似。何。以。分。上。句。是。此。當。各。惜。而。後。便。誤。事。機。如。李東。出。納。之。吝。而。後。不。知。若。者。不。先。告。也。饒。氏。曰。虐。暴。行。一。事。不。仁。者。是。約戒。也。使。傳。承。而。後。不。知。若。者。不。先。告。也。饒。氏。曰。虐。暴。行。一。事。不。仁。者。是。約人。暴。慢。令。於。惡。先。上。三。者。却。若。不。先。告。也。饒。氏。曰。虐。暴。行。一。事。不。仁。者。是。約日。四。惡。也。是。惡。甚。上。三。者。却。若。不。先。告。也。饒。氏。曰。虐。暴。行。一。事。不。仁。者。是。約央。柔。惡。也。蓋。吝。之。暴。一。次。之。是。急。迫。之。惡。下。一。賊。然。日。要。行。一。事。不。仁。者。是。約司。則。惡。矣。故。特。著。項。羽。以。吝。取。敗。不。便。謂。之。惡。吝。也。吝。從。如。有。司。不。能。專之。事。以。示。為。政。不。知。大。信。曰。然。曰。大。王。自。利。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下。豈。非。項。王。耶。也。信。曰。然。曰。大。王。自。利。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書。之。請。言。其。為。人。項。王。皆。發。然。不。能。任。其。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有。疾。病。位。涕。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刑音。同。人。有。疾。病。位。涕。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刑所。謂。婦。人。之。仁。也。此。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聲。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曰。通

問政見於論語者。齊景公。葉公。各一季。康子。凡二。仲弓。子路。費。勞。未。有。不。怨。欲。則。易。貪。泰。則。易。驕。威。則。易。猛。今。皆。不。然。所。以。為。美。也。虛。之。而。不。知。教。暴。之。而。不。知。戒。賊。之。而。不。知。令。吝。忍。如。是。哉。此。所。以。為。惡。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其。語。錄。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貧。富。貴。賤。之。命。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是。說。死。生。壽。夭。之。如。無。者。只。緣。見。道。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小。知。無。者。只。緣。見。道。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不。見。那。刀。鋸。鼎。鑊。也。此。論。語。首。云。人孝。者。所。以。孝。為。君。子。若。不。知。命。則。無。以。為。君。子。也。此。蓋命。指。氣。而。言。謂。貧。賤。富。貴。窮。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利。謂。不。苟。就。見。朝。聞。道。不。苟。避。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必。趨。見。害。必。避。而。不。信。子。釋。朝。聞。道。不。苟。避。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以。為。君。子。也。是。方。做。君。子。根。脚。

不知禮無以立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其。語。錄。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貧。富。貴。賤。之。命。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是。說。死。生。壽。夭。之。如。無。者。只。緣。見。道。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小。知。無。者。只。緣。見。道。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不。見。那。刀。鋸。鼎。鑊。也。此。論。語。首。云。人孝。者。所。以。孝。為。君。子。若。不。知。命。則。無。以。為。君。子。也。此。蓋命。指。氣。而。言。謂。貧。賤。富。貴。窮。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利。謂。不。苟。就。見。朝。聞。道。不。苟。避。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必。趨。見。害。必。避。而。不。信。子。釋。朝。聞。道。不。苟。避。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以。為。君。子。也。是。方。做。君。子。根。脚。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通曰集註十字是形容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知言者君子所以知人也如吉

辭知陷之類。輔氏曰言心也。因言曰孟之得言可以知人之

邪正惟格物窮理之君子則能之。凡天下之邪正此為孝者言彼則

於此所以然也。此不孟曰無以知人之邪正此為孝者言彼則

亦見集註之精。此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黃

曰則知命知其動乎外而後知其已在已者。知言則其在人者

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知已。命則在己。安乎天

已而不知則在己。命則在己。安乎天。知則在己。安乎天。知則在己

則在己。安乎天。知則在己。安乎天。知則在己。安乎天。知則在己

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去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

不幾平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竟軒蔡氏

章末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言。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而

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裏。李者其合而觀之。先師曰論

語一書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兩章皆以君子言。尤

尤人也。知命則不怨天且樂。天矣。李者其深玩潛心焉。

論語卷之二十



天全... 卷之八十一



